

校訂

史記讀本

十三

特31

746



史記讀本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
魏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
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
子思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
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
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
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
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

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累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

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

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一作讓。傳。浦計反。倪。五計反。倪。倪。不正。視也。贊。告也。福贊。賓客。謂以下侯生。備告。賓客。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

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

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

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

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音鄙。魏將姓名。縱。假令也。屏人。問語。間。是請。間之。間。不使他人。聞之。謂。猶。密語也。資之三年。資。謂以金帛資給於人。報仇也。嗟。鳥百反。喟。莊白反。嗟。剛。使。自到。以送公子。是侯生以死激厲公子。且以表報德之意。也。轡。音關。戴矢服也。決。缺同。別也。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己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

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

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

傾平原君客

貴漿。漿一作膠。稱平原君。稱。適意也。最舉。舉是舉動之舉。

公子留趙十年

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

驚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謂下按二壓

之使之不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

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

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

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

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

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

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

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

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

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

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

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

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

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

令民奉祠不絕也有以也三字一本在不絕之下而也下更加夫字

史記讀本卷之七十七終

史記讀本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史記評林 卷之六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不知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挑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求，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雖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檢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

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接也隣國敵也詩云趨趨兔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鼻鮮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頭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鈺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

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置於齊魏。齊魏得地，孫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

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

之物上也。二垂謂西北。文王莊王身。文王指惠文王。莊當作武。盛橋秦人守事於韓。守謂坐而促之。信音申。揀救同。嬰城言守也。注齊秦之要。注接也。齊秦之地相接。如天下之股也。脊脊中之直理。以喻直道。王之威亦單。單者十分不可復加之意。狐涉水滿其尾。狐尾滿則不能渡。故每涉水必舉其尾。至困極則滿之。以喻不可力臣之。揀次。智氏戰敗之地。干陲。吳之敗處。沒亡也。易忽之也。從而伐齊從。猶領也。鑿臺在揀次。大武遠宅而不涉。武足跡也。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趨天。歷反。趨。跳躍之意。疾走之貌。兔音護。兔免也。重世累世並同。猶謂世也。摺音拉。願音夷。願音豆。項也。聊安也。惡音鳥。何也。資於仇讐之韓魏。資給與之義也。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葆音褒。廣也。樹立也。連猶乃也。帝重謂帝號之尊重。經猶度也。兩海謂西海至東海。要約天下。謂管束天下之也。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

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
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
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
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
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
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
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
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
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

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
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
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
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
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
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
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
北十二縣請封於東江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
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

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土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
 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
 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
 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
 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璠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
 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趙使大慙璠瑁音代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
 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

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
 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
 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
 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龍隘之塞而攻楚不
 復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
 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
 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
 衛野王名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執封於吳行相事魏音首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名甚歡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

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秦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

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禍，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

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

是為楚幽王

聘同昏禮娶問之稱知其有身其字指女而不知之者闔也母音無母望謂不望而至母

望之世謂生無帝之世母望之主謂喜怒不節之主母望之人謂排難厄之人不求而至也棘門樹棘以為防者蓋內門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

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旄莫報反與老通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讀本卷之七十八終

史記讀本卷之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搥齒。睢佯死。卽卷以箒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箒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

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并箕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
 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
 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睢音雖音身左右兩勝摺力各及拉折也卷以箕箕謂葦荻之
 薄用之以裹其屍也溺年吊及古尿字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
 安平詐為率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
 仇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
 語未畢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
 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
 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

睢曰吾聞侯客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
 車中有頂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
 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
 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志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
 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
 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
 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三亭魏之郊境祖餞之處
 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所入也索先格又披也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餼具當是時昭王

史記卷之九
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都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
齊潘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
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
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
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
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
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
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
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
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

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賢不足以當權
賞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
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
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
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
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
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
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

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于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指使以傳車召范雎按陟林反並按也實亦按也同橫本作鑽不重任臣者暗指穰侯等范雎蓋意穰侯等之陰阻也破音臨破疏結緣懸黎和朴皆共王名劉榮劉如字分也謂分判天子之榮權而入之於己也惡其割榮故不使得據厚字試也概慨通猶威也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于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

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郵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

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在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

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
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
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
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
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
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
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
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
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

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
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
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
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
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
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
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
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
謂借賊兵，資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

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
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
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
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
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
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
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
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舉兵以伐之王曰寡人敬
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車聽范雎謀使五大夫
館伐魏拔懷永巷宮中巷名閔素通酒先典及邑變貌踞其紀及兩膝被地也漆身為厲厲音癩惡疾

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也陝水即栗水陝栗聲相近故
感箕子接輿漆身為厲箕子無為厲之事恐為奴之訛也
臣之態謂詔許之態昭明也愚胡困友亂也韓盧者天下
之壯犬也韓盧而搏蹇兔喻秦強取諸侯之易也辟地辟
關通頓取也文子謂孟嘗君田文猶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樞要也後二歲拔邢丘客卿
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
若木之有蠹也人之有腹心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
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
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
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
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
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

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代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

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饑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睢為

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

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

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蓋都故及木中蟲也政適請為征敵擊敵

通。猶。藏。獄。之。蔽。斷。也。御。者。制。也。披。裂。也。淖。尼。教。父。管。典。也。擢。拔。去。也。射。王。股。擢。王。筋。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拔。滑。王

之。筋。是。也。廢。太。后。廢。者。只。是。奪。其。威。權。不。使。干。事。也。范。雎。非。若。去。名。號。而。幽。囚。之。收。穰。侯。之。印。是。奪。穰。封。也。

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

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

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

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

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

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

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

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

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

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

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

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

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

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

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吾載而入者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

所以得無死者，以絳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能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鵝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鄭諸國客館。庸用也。賃以財雇物也。絳音噲。屏。退也。續。讀古通用。莖。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

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責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
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上計，凡郡長治民百般治績，歲終必遣吏上計例也。睢，崖音反。舉，眼也。眦，士賣反。目，匡也。睢眦，謂舉目相忤者。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

睢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

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

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貴而為友者為賤也。二句言富貴之結交，以其貧賤而當相恤也。預慮後日之意，以明魏齊危難不可棄也。昭

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

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

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

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

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

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

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勸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馬服，邑名。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席籍也。卒，急遽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咲曰：先生曷鼻，巨肩，魁顏，蹙髑，膝攀，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千者，不待禮也。乘，執也。馬鼻，曷與，同。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肩之大也。魁，大也。顏，謂額也。曷鼻，曷，及也。蹙髑，鼻之蹙也。膝攀，兩膝攀曲也。持梁，謂作梁米飯而食也。刺齒，二字，當作，齒。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也。肥，謂食肥肉也。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雄俊弘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兼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

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尚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忠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壤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得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

史記讀本 卷七十九 范曄蔡澤列傳
山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
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
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
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
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
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
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
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
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

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
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
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
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
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
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
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
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

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疆
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
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
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
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
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
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
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
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
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
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
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
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
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
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
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

公明法令，禁姦木，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

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身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杖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墜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

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搃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投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

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

曲脚也壞也。修辱。汗辱。羞耻也。鄙賤之意。不見德。德謂恩報。批。積鳥却。鵠。大於。屬。其。翅。極。高。而。善。步。一。名。天。鶴。犀。象。皆。猛。獸。也。音。皎。夏。育。太。史。敬。二。人。勇。者。靜。讀。為。定。猶。許。六。反。同。蓄。積。聚。也。雷。同。壑。草。入。邑。入。如。字。關。草。葉。以。為。良。田。入。邑。域。也。信。申。也。誠。屬。也。誠。信。往。返。皆。比。喻。語。超。然。舉。脚。有。所。卓。越。也。大。投。孤。注。之。類。大。字。係。財。不。係。瓊。分。功。務。小。勝。不。求。大。勝。也。大。投。每。出。輸。者。氣。急。也。分。功。常。在。贏。者。氣。泰。也。益。輸。者。非。大。投。不。足。以。償。前。敗。如。小。勝。不。濟。用。故。不。欲。贏。者。已。盈。又。得。寸。吾。之。寸。得。尺。吾。之。尺。若。大。投。一。蹴。并。前。功。喪。之。故。不。欲。之。也。如。白。起。舉。鄠。郢。蜀。漢。是。大。投。也。其。他。稍。稍。蠶。食。者。可。謂。分。功。施。猶。展。也。伐。後。數。日。入。得。展。開。也。亢。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

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
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
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
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
侯應侯遂稱病薦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
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
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
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
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

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竊林入秦繼踵取卿相
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
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危惡能激
乎困危謂范雎折脊指齒
蔡澤被逐棄高車之事

史記讀本卷之七十九終

史記讀本卷之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

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推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十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

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中山復國既絕而復

興也。聞田濫反謂餌之也。護謂總領之。

於是燕昭王收齊函獲以歸而使樂

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

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書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

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
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
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
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
圖之與天下圖之莫如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
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及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
齊人輕率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

英故鼎及乎曆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
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謙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

受命不辭

騎劫燕將姓名望諸澤名畜許六及白明也高世主之心謂志氣超踰世主傲節於魏謂假魏

節使於燕則雜也父兄謂同姓群臣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謂桓公霸業之餘而其遺風獨勝於他國四國楚魏韓燕寧臺燕臺名大呂齊鐘名故鼎齊所得燕鼎曆音歷元英曆室燕宮名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薊丘所植齊汶上之竹也勝苦葦反快也足也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

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
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
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

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美猶平也。

收八百歲之蓄積。齊自太公至湣王八百餘年，其蓄積之富，悉為燕所有也。懷庶孽，雖庶生孽，子慎不忽之也。萌棘

至賤者，弗是。不以子胥之言為是也。殺去燕，故曰免身全功。離遭也。不測之罪，謂反也。以幸為利，謂微幸取燕也。齊名。自明其無罪。而不引小過失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為客卿，樂毅來於趙，樂閒居

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來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

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
 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
 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二者寡人不為君
 取也樂聞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習趙趙封樂乘為
 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
 五歲趙孝成王平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
 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
 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
 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
 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

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也戰之國以地形而言四方受敵
 入謂國亂而人心向外獄囚自出政荒而士師不守法也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言室家有忿爭當懇之相盡言
 以致和解不厭詳復要歸于無事已今有小忿而不相告
 盡言輒以告外人使非問之薄情之至也以喻樂間一言
 不見聽馳走趙也樂鄉縣名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
 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
 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
 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
 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蓋古闕反史不記名

史記讀本卷之八十一終

史記讀本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

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
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以趙走燕、燕畏趙、其勢
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
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
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
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
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
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
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

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兒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
如奉璧西入秦、晉陽當作陽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
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
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
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
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
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
不可、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并送書於庭、何者
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

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
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
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
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
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
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
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
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入歸璧于趙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

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
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
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
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
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
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
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
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
畢禮而歸之九賓賓賓也。儀九人立廷以禮使者也。廣成。巴里谷。兩至趙矣。間猶頃也。言度其程今已
達于趙也。嘻。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

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蔣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每音在右，器所以飾酒漿。秦人鼓之以飾

歌，音贊。灑也。位在廉頗之右。秦漢以前官用右為上。故下遷為左。後世以左為上者，蓋胡法而已。如勾奴左賢王，實於右賢王是也。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蔣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

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荆。鞭也。頃頭之交。謂急難相為死也。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因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

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關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伐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關與非趙地謂趙不來能履關與之地也厚集其陣者嚴滿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胥須通用待也邯鄲二字當作將戰先據北山上

者勝。閻與是秦之所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北山。是閻與近側之山。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軍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軍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

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千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自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餒，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

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
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拈母先言竟不誅也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
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
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
平君為假相國杜杜者率師之尉文邑名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
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
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
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

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
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
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
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廉頗卒死于壽春遺矢坐而不覺矢也矢一作屎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趙奢列傳
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馳謹
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
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
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
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
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
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
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鼓者

十萬人悉執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
勝以數千人委之軍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
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常嘗也
幕通用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選則罷理無常處以幕為
府署故曰幕府音計六反百金之士謂富實戰士也古侯
反謂能射也勒抑也以數千人委之委謂棄
之志共殺畧也襜褕都甘反襜路談反胡名也趙悼襄王元
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

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
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
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

史記讀本卷之八十一

史記讀本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潘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潘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潘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

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

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

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絲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驚，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單音丹。安平，齊地。傳音附。傅，鐵。鑿以鐵裹軸頭也。轆音衛。車軸頭也。津音。津。殘。傷也。擗。初洽反。與。無。同。利。上。卷。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正。謂。隊。伍。整。齊。奇。謂。權。詐。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謂。正。變。為。奇。奇。又。變。為。正。一。正。一。奇。如。循。環。之。無。端。如。處。女。謂。其。軟。弱。以。惰。敵。適。音。敵。開。戶。有。邀。延。之。意。也。如。脫。兔。喻。其。勢。疾。也。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媿之家，為入灌園，媿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

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
 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
 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
 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沉在位貪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下敬音故蠋音觸經音
 繫也脰音豆頸也

史記讀本卷之八十二終

